**圆桌派第一季第五集 异国**

**人物：窦文涛、张亚东、冯唐、刘索拉**

**窦文涛：**索拉老师自个儿聊起来了。

**冯唐：**索拉老师应该做这个脱口秀。

**窦文涛：**对，什么叫聊得兴起。

**刘索拉：**我忘了。

**冯唐：**忘了主持人是谁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我跟你说这就对了，这就得意而忘言，什么叫聊得兴起，我跟你说有一标志，就是她要喝酒了，所以咱冯唐，你们俩干一杯。

**冯唐：**来来来，四特东方韵，好酒。

**窦文涛：**好好好，给我做广告，我得给他多要钱哪，不能……

**刘索拉：**我觉得我自从白头发以后吧，我感觉特别好，就是大家都特别尊重我，买鱼的话都给我减价。

**窦文涛：**所以就是染得更白了，是吗？

**刘索拉：**就是感觉老大妈了吧，你就得尊重我。

**冯唐：**把那肚子里的冰去了再给您称。

**窦文涛：**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我发现呢，因为索拉老师当你是这个校花，这一看就是大美女，越是这个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谦，所以有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觉得，其实你现在还是很有风韵的，不能说风韵犹存，风韵大存，对吧，但是呢，越是你这样的女士吧。

**冯唐：**荡漾。

**窦文涛：**好像越有，你是喝了，是吧。

**刘索拉：**还没怎么喝呢。

**窦文涛：**对，就是越是你这样的女士呢，我觉得就越爱跟人说，其实有一种自谦，就是说你看我们老太婆了，我们老了，你知道她们一些朋友就是包括洪晃或者在一起，好像她们都自嘲叫什么呢，说她们是“万岁局”，有的叫“千岁局”，就说加起来一万岁，我觉得不用这样。

**冯唐：**什么加起来一万岁。

**窦文涛：**我们索拉老师的名言，女孩根本不用那么眼睛发绿，也根本不用那么瞎着急，对吧，40岁以前，我同意你的，就是现代社会女人的保养，女人都年轻。

**刘索拉：**不是，45岁时最漂亮的时候。

**窦文涛：**您还给加了5岁是吗。

**刘索拉：**45岁，这是法国人说的，法国的男人说的，45岁的女人是最性感的时候。

**冯唐：**对，就是绝经前。

**刘索拉：**所以其实呢，是45岁是女人的高峰，所以女孩都其实等到45岁再说，45岁就是老少通吃。

**窦文涛：**那我呢？

**冯唐：**他刚才那个眼神，他一定有45岁的女朋友。

**窦文涛：**不是，那我们也等吗，我们等到你们45岁吗？

**刘索拉：**不是要等到你们，跟我没关系。

**冯唐：**你直接找45岁的不就完了。

**刘索拉：**我跟你讲45岁的，就是你要找，你现在多大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我49岁了，那你要找个45岁的最好了，其实。

**窦文涛：**是吗。

**刘索拉：**又懂事，（冯唐：有一种初恋的感觉），又性感、又美，就真的女人到45岁特别美，就是其实女人在50岁以前，都特别有希望。

**窦文涛：**行，那就是45岁特美了，然后我跟她好日子就5年，是吗？50岁以后她怎么办呢？

**冯唐：**这个生命的真意，对吧。

**刘索拉：**50岁以后就成我这样了（窦文涛：没没没）。

**冯唐：**到那个时候法国人又改了，你知道吗，法国人说55岁最美了，因为人的年龄，原来这个40多岁就挂了嘛，现在要一百岁嘛。

**窦文涛：**真的，我现在就觉得。

**刘索拉：**80岁女的也特牛。

**冯唐：**牙都掉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我现在真的就是需要多跟老师学习了，你知道吗，我真的多跟老师学习，就是经常你看他们这个，修养的这个层面的老师，就经常教给我就是说这个，你要懂得欣赏40多岁女人的美，你不要老看着那个小姑娘，甚至一次这个阿老，阿城老师，就是大家说起一个什么，说起一个人就爱找漂亮的，阿老叼着烟来了一句说，这是相貌关还没过呀，我觉得这意思很深，你能不能欣赏，我就觉得我正在培养，就是像说那个法国那个女作家杜拉斯那个情人，20多岁的小帅哥走到她面前，说我就爱你这张饱经岁月摧残的脸。

**冯唐：**可能也是古董商的儿子。

**窦文涛：**谁是古董商的儿子？你看苍蝇围着你都转起来了。

**冯唐：**就是走过去说那杜拉斯那一个。

**刘索拉：**我前一日看了一个，就是一个纪录片，一个老太太80多岁，她自己拍的一个网上的纪录片，然后她说，不是，一个美国纪录片，把她拍成美国纪录片，她自己在网站还有网站好像，然后她80多岁，然后就是情人多极了，然后后来就采访这些情人。就是说的你们为什么要都找她，然后那些男的说找她省事，因为找年轻女的太有责任了，找这种女的就是整天在玩，因为老太太80岁，她不会留着你老在家里，她也烦你，就是她已经想开了，她不会就你们现在头疼的那些事，就是说女孩要你责任感，要拼命地缠着你，80岁老太太没有这劲。

**窦文涛：**老太太没幺蛾子，是吧。

**刘索拉：**她不要你缠着她。

**窦文涛：**随便。

**刘索拉：**她就是晚上跟你跳舞，吃饭，然后她教你什么探戈、什么都会。

**冯唐：**教你人生道理。

**刘索拉：**跟你玩，让你特痛快，然后她回家了，你回家了，然后那个年轻的男的就觉得这多放松啊，这种女朋友多放松啊。

**窦文涛：**亚东能欣赏这口味吗？

**张亚东：**当然能。

**窦文涛：**能啊？吹呢，好像自个儿现在都挺能，你真行吗？

**张亚东：**当然，当然。我觉得确实是容貌确实不重要，确实不重要，因为你往后走，走下去的时候真的没办法。

**刘索拉：**最后就变成一种柏拉图了其实。

**张亚东：**就是柏拉图，人到岁数的时候，对，而且你现在关键可怕的是在中国，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还是，这都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，不需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可是确实，女的现在很多我们这边尤其是，她那个还是观念，年轻女孩……

**刘索拉：**年轻女孩，年轻女孩，因为她有梦想。

**张亚东：**不是，我是说年轻人也有非常老的观念，也是要她不能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年纪大的人，反而确实更加容易懂得感情是什么。

**窦文涛：**真的是，跟这个年轻女孩真是累，你知道吗。

**冯唐：**说说，怎么累了。

**刘索拉：**这一集专题。

**冯唐：**什么地方累，前半夜累，后半夜累。

**窦文涛：**不是，但是我跟你说冯唐，好多就说这个前卫的，他还有一个很多内情你不了解，比如说据我所知，有些人他是挑战这个观念。

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杜拉斯，这杜拉斯60多岁找了一个20多岁的后来发现这男孩子够阴的，就是后来一些日记，一些资料翻出来，这个杜拉斯一直就在抱怨，你看这很有意思，她抱怨什么呢，她抱怨这个男的老要跟她聊天，老要看她的创作，但不肯跟她上床，就这个小伙子，你明白吗，她抱怨他，他不肯跟我亲热，其实这个小伙子，我猜啊，我也有一点小人之心，我猜这个小伙子是拿录音机录占有她的文学资料，他这个小伙子好像，这小伙子总说，俩人要肌肤之亲的时候，小伙子总说我崇拜你的才华，我崇拜你的创作，你写啊，你写啊，但是他并不，他是这么一个，再有我给你说一个。

**刘索拉：**上当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所以老师，你也小心。

**冯唐：**都贼着呢。

**刘索拉：**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没有像杜拉斯那么欠。

**窦文涛：**索拉老师是很年轻的时候，找的那个她老公那个帅啊，圈内你知道吗，找的是大帅哥，真的，她找的。

**冯唐：**后来呢。

**窦文涛：**现在也是。

**刘索拉：**没有后来，我永远找大帅哥。

**冯唐：**你刚才不是说你容貌不重要吗，骗子。

**刘索拉：**那谁说的呀，容貌不重要。

**张亚东：**我说的。

**刘索拉：**他说的容貌不重要，他说女的容貌不重要，他在说女人，我在说男人。

**窦文涛：**但是好看的女的都找他，你越觉得不重要，我觉得很重要，怎么都找不着呢，不是，我就说还有一个，就是那个谁，那个萨特和那个波伏娃，这俩人不也来这个吗，就是说咱们俩开放，你也可以找情人。

**冯唐：**open marriage(开放婚姻)

**窦文涛：**对，我也可以找情人，可是后来就发现呢，就是说这个折磨也够狠的，就是说虽然咱们俩这么约定了，可是据说就是经常这个女的，这个波伏娃就像个受气的那种泼妇一样，怨妇，经常发脾气，经常为这个事情，这玩意儿确实就是说这人哪。

**刘索拉：**真难。

**冯唐：**贱，贱。

**窦文涛：**对，就是你别以为你多高大上，你知道吗，你心里有些跟大家都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你有机会成为更高的人，但是那也需要经过一层地狱，你知道吗，就是连咱们说的，一个就是说最傻逼的一个观念，比如说什么处女情结，你知道我觉得包括我在内都是经过那个时候的。

**冯唐：**真的呀

**窦文涛：**我们就是那个。我比你岁数大，好吗？我们小的时候，我想象的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处女。

**刘索拉：**你真的有这个啊？

**窦文涛：**我们小的时候，是社会上是这个观念。

**刘索拉：**你还比我小呢，你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呢。

**冯唐：**你妈你爸给你说的啊，特别坚持。

**刘索拉：**你怎么可能有这想法？

**窦文涛：**你有这想法吗，他比我小两岁，你小时候有过吗？

**刘索拉：**他绝对没有。

**张亚东：**没有

**刘索拉：**你看，我们是，怎么可能。

**张亚东：**没有，真没有。

**冯唐：**而且还害怕，你不觉得处女很可怕吗？

**窦文涛：**我处女，处女不可怕，就怕处女有文化。

没有，不是，我给你举这例子就是说，我在20岁的曾经有过，我就知道就是说，就人那天谁说的就是什么叫自由主义，真正的自由主义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很多观念你能改掉它，你就得到飞跃了。

比方说当我第一次碰到一个不是雏的，不是处女的时候，我就经历了一个老观念的那种折磨，就觉得咱们这个占有欲或者是，然后经过了这一层折磨，突然摆脱了这个观念，哎呀，你那个感觉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好家伙，不必找处女了，那满地都是啊。

**刘索拉：**你还真敢说。

**冯唐：**然后扭头就奔向80岁去。

**窦文涛：**现在一直要奔向80岁，然后发现还是处女。

**冯唐：**好惨哪，好冷。

**窦文涛：**好，咱就是说，咱说点正经的吧。

**刘索拉：**对啊。

**窦文涛：**咱说点儿正经的。

**刘索拉：**这是不是到时候你都删了吧。

**窦文涛：**不会，全播了，就是说那个，我说这个索拉老师聊得兴起， 还有一个概念，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，怎么完了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就是上集你讲的，我说咱这儿没事，你没说完这儿接着说。

**刘索拉：**就是提了一个。

**冯唐：**可以无主题。

**刘索拉：**没有，就是你这一集是说什么来着？

**窦文涛：**你管他说什么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
**刘索拉：**别让我给你岔了。

**窦文涛：**你说音乐，上次咱们说鲍勃·迪伦。

**冯唐：**说中国有音乐传统。

**刘索拉：**对，我刚才跟他说中国其实有音乐传统，你们要其实哪怕都不说古代，太古了的那个音乐传统，那从诗经开始说，但是都失传了，就是声音老在失传，因为翻译不过来嘛，比如说古琴谱得打那个文字谱，因为记谱在古代时候都是这个工尺谱，文字谱，它不是五线谱嘛，所以都得翻译下来，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少的能掌握这个古代的乐谱，所有就越来越少的能够有记载，就都留不下来了，再加上咱还有“文革”什么的，再给破了什么之类的，再加上还有一个清朝，再给整理了一下，清朝有一个大批的整理乐谱的一个什么，他整理的时候就把很多东西都给文人化了，所以呢其实少，就是腾出来，就是减了很多东西，就是它原来特别，可能特别宝贵特别毛糙的，特别真正的是我们的东西，它就给那清朝的时候就给它弄的特别文人化，就少了好多东西。

**窦文涛：**就是说认为中国文化缺乏音乐细胞，这是个错的。

**刘索拉：**中国文化就你就看，刚才我说你就看《金瓶梅》，连潘金莲

**窦文涛：**他最爱看了，圣经，他是看的。

**刘索拉：**连潘金莲见这个西门庆之前，就是一定要有乐师的，她要主奏，要奏很多曲牌，而且那些曲牌都是特别有名的，什么《浪淘沙》、《山坡羊》，就好多曲牌，人家一张嘴就出来，所以那天我就看一个就是说，而且连西门庆的大老婆都知道，说请了那个乐师来了，说今天请的什么乐师，一来就三弄梅花，还弄，弄什么弄，下次这种乐师都打出去，就是太俗了，还弄梅花。

**冯唐：**来一个老汉推车。

**刘索拉：**所以你想想就是说，他们多有文化呀，咱们这儿一说文化就三弄梅花，是吧。

**窦文涛：**梅花三弄，三弄梅花。

**刘索拉：**对啊。

**窦文涛：**您这给倒装了。

**刘索拉：**对啊，还是梅花三弄呢，可是呢，就是连…

**窦文涛：**三弄梅花。

**刘索拉：**我就是看那个，看得特别下流，所以还弄什么弄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这个，就是他们那个，就是那还是胡同文化，那个是《金瓶梅》是胡同文化。

**窦文涛：**市民，世俗的。

**刘索拉：**对，世俗文化都已经这样的了，在那个时候，你想想，可是我们今天还觉得这个是雅文化，其实那个是俗文化，是完全街上的人，潘金莲想勾搭谁的时候，《山坡羊》来一段，什么的，今天来一段《滚绣球》，再明天再来一出，就是各种曲牌吧就是她都熟记，而且说今天老爷来了，咱们都得什么茶，什么酒，什么菜，什么曲牌，都是配套的。

**窦文涛：**夫妻生活要配乐，讲究。

**刘索拉：**咱们有这个吗，咱们有这个，咱们没这个，咱们现在哪有这个呀，所以其实是丢了，就是丢了太多的这个世俗的这个。

**冯唐：**我再看一段东洋，对吧，爱情动作片，然后文涛说这个可以。

**窦文涛：**不是，我觉得就是，我问你一个那个隐私问题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就是说夫妻生活，或者说这个男女欢好的时候。

**冯唐：**生命的大和谐。

**窦文涛：**你有听音乐的习惯吗？

**冯唐：**我呢，音乐特别差，我从来不听音乐，写作的时候也不听，那时候也不听。

**窦文涛：**那你都是在寂静当中，这个喘息，是吗？

**冯唐：**外边有星星的声音嘛，然后又月亮的声音，有虫的声音。

**窦文涛：**我觉得音乐你要是一旦要上了，你就离不开了，它就是你生活的这么一个部分，而且真的就是咱就那天讲这个鲍勃·迪伦的这个就是说唱啊，就是说人最是混在一起的，歌舞唱，所有的诗，就像你说的曲牌，它都是这个唱。

我想起今天咱们说什么话题了，我想起了了，跟亚东有关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什么话题来着，就是说给鲍勃·迪伦得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奖，他的评语是：他直接承接了荷马的这个传统，不是那个海豚河马，就是那个。

**冯唐：**吟游诗人

**窦文涛：**吟游诗人，荷马史诗，咱们今天想讲讲这个异国。

这个，你知道这个里面很有意思，就是有一种叫异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，好像是个对立的。民族主义者有人认为，不是我说的，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就是我的最好，我这儿最好，家乡最美，对吧。

但是异国主义者是什么呢？最远的东西最美，你比如说我觉得，我觉得我有点异国主义，就因为我老婆老爱唱那个，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好姑娘，我觉得最好的姑娘在远方，他们就讲，有学者说荷马就是西方历史上，最早的异国主义者，因为在荷马史诗里头，它就经常会唱到，比如说最远的，就是我们希腊人所知道的最远的一个民族叫什么，阿比奥依人还是阿奥比依还是什么波依人，就是说那是最美好的，那里生活美好，阳光灿烂，男欢女爱一切，就是说这个异国他有这么一种就是说远的地方最美，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得看法，因为你们都有我特别羡慕的这个经历，就是异国经历。

**冯唐：**当过妇科大夫。

**窦文涛：**妇科大夫，治国卵巢癌，他是在美国学多年嘛，然后这个索拉老师更不用说了，索拉老师就是去过欧洲，上个世纪80年代就

**冯唐：**就去过欧洲

**窦文涛：**她是先在伦敦，后来又去了美国这么多年，最后又，胡汉三又杀回来了，是吧，有这个经历。

亚东呢，我要给你看看亚东拍的照片，亚东你说这音乐人，现在要不说快失业了，改行当摄影师了，人家都玩胶片的，亚东，而且亚东照的照相很有意思，你能看出来他照什么，亚东，你给说说这是哪儿啊？

**张亚东：**这个荷兰，好像是。

**冯唐：**这是牛吧。

**窦文涛：**好像是不是，你说那个梵高的老家？

**张亚东：**不是，这不是他的老家，这是他一个小镇。

**窦文涛：**你再看下边，你看。

**冯唐：**这是亚东的手吗？

**张亚东：**不是，这是一雕塑，在展览馆里。

**窦文涛：**亚东的手这么石化吗？再往下。

**冯唐：**雕的好真。

**窦文涛：**你看梵高吧，他照出印象派这效果吧，这是胶片拍得吗？

**张亚东：**胶片

**窦文涛：**对，你看再下边，（刘索拉：真好），这是哪儿？

**张亚东：**这是挪威。

**窦文涛：**冰川吗？你再看下边，你看他专拍这个小角落，你再看，来一媚眼，是吧。

**刘索拉：**这肯定是跟女朋友一块去的。

**张亚东：**没有，真没有，就是自己去玩的

**刘索拉：**谁给你拍的这一张照片？

**张亚东：**这可能是我们团里有一些喜欢拍照的。

**刘索拉：**女的给你拍的吗？含情脉脉的

**冯唐：**亚东有一个特点，看什么都含情脉脉的，看这个世界都像看情人一样。

**刘索拉：**对对对。

**冯唐：**这全是小绵羊。

**窦文涛：**亚东他是特别招女孩喜欢的，但是呢，很奇怪的就是，他自个儿最后走上了孤独的道路，就是近些年我突然发现你老一个人拿着个照相机，他几年前认识我就是他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拍风景，他拍跟人家有一点不同，他开头他说我拍人脸，他说我就拍了很多人脸，都出了一本书，他最近后来又改，就是说拍这个小角落，小细节。

**张亚东：**但是这个是因为现在社会，不是手机太多了，你走哪儿，比如说在餐厅吃饭，有一人拿手机这样玩，你心情特别差，你知道你是在拍我，还是在干吗，所以我以前是愿意在大街上拍人的，比如说美国人特别好客，你要是拍他，通常人家会愿意给你拍，并且给你做一个表情什么的。

但是法国人就老牌资本主义那种，他就很烦，比如刚才拍牛的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农场，我们在去拍照的时候呢，当时有一个农民指着我们说，够了中国人，你们不要再来。

**刘索拉：**他们特烦这个。

**张亚东：**不是我在拍，是我们团队里有人在拍，那一刻我确实在思考，就是说你拿一个相机对着别人，未经同意，这是不是一种冒犯，那可能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，我不愿意打扰别人，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来打扰我，所以好吧，那我就后来不拍了。

其实我现在更喜欢拍那些就是犄角旮旯了，什么看起来像那个画画，有一个叫莫兰迪，我一直喜欢他画瓶子，他是一直画瓶子，而且他产量特别低，一年大概每一个月画一张，，一年大概也就七八张画，可是你看他画瓶子的时候，那个瓶子让你感觉到已经完全像人一样，你能感觉到所有的情感，那个颜色的那细微的变化，所以我觉得说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可能拍静物也不错。

**窦文涛：**就是，是不是这是你们喜欢异国，这个喜欢就是到外头去。

**刘索拉：**我接他的话茬啊，说一个照相的事，就是你看我走这么多地，我很少照相也是，我一个是我觉得我没这细胞，我没有这个摄影的细胞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就像你说的就是在国外，

尤其欧洲人特别烦就是手里拿照相机，人家一看就骂你，就说不是日本人，就是中国人，刚开始就是骂就是日本人，说谁拿一照相机，就觉得你土鳖，照什么照，就是欧洲人特别烦你拿照相机照，所以我就特没这个习惯。

**窦文涛：**我就看过一张照片，就是那个欧洲那个教堂，那个婚礼呀，新郎新娘欧洲人在里边举行婚礼，然后那个教堂不是有那个窗户嘛，然后扒一排脑袋一个中国旅游团。

**刘索拉：**说异国吧，就是我就是现在的我的感觉，我其实以前，我觉得好像也许我那个就是对异国的那种好奇心和爱好，可能就过去了，就是我现在目前的状况，我就老在想就是英国以前，就是好多英国作家，特别棒的作家，他们一辈子没出过村子，就是在他们自己村子里边，连村子都不出，（窦文涛：你像康德就是一辈子），就在村子里头，而且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问过我这问题，他说为什么你特别想，你想过没想过，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家，很多英国作家是不出村子的，为什么你要那个特别想，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我就想周游世界什么的，那个时候我就别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到现在就翻过来再想，我觉得这有多幸福，如果连村子都不出，但是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，我觉得太幸福了。

**窦文涛：**但是你说这个这种到，我就说索拉老师，她不是一般人，你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，就是说你像她是个红二代。

**刘索拉：**咱不说这个，我介意。

**窦文涛：**你介意。

**冯唐：**不允许给人照相。

**窦文涛：**不是，她。

**刘索拉：**我烦这个。

**窦文涛：**对，你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咣叽一下80年代就跑到那个西方世界去，我觉得你的那个感觉跟我们不是太一样的。

**刘索拉：**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红二代的感觉，所以我第一就不爱说这个事，我没有这个感觉，我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，其实我都一落三尺。

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，是作为国家代表出去的，就是那个就是约请，那个时候是确实是那个因为是也不是国家派我的，是美国那边请我去的，而且他的那个级别，就是什么级别很高的一种约请，所以那一次我觉得那种第一次出国，是那样的一次约请，你其实真正不知道，什么叫出国，因为你旁边老跟着翻译保镖什么之类的事吧，那不叫出国，那也没有什么自由，你就是能够品尝一下别的国家的什么什么。

后来我再自己出去的时候，我是作为普通人出去的，而且呢，就是出去以后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自由，就是你什么身份你都没有了，我不知道你出去，我什么身份都没有，我那个音乐学院的身份都没用，在欧洲，就是人家不认，就是说而且就是英国人不认，英国人就说，你中央音乐学院算什么啊，就根本就不认你这中央音乐学院，就是你得从一个白丁开始，重头来，我得看你是不是能写出东西来，或者你做出来什么音乐上的事，让我们服你你是中国作家算什么，中国作家，中国文学我们这儿不看，我们也不看哪，就是这种，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完全白丁，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真的是舒服，就是心情特别好，特别自由，真的是自由，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电影里头，那个那种感觉，那种自由。

**冯唐：**万人如海一身藏。

**窦文涛：**就等于当时她在国内是名人，

**冯唐：**是somebody ，再出去就是nobody。

**窦文涛：**到那去，是somebody。

**刘索拉：**特别自由，感觉

**窦文涛：**解放了。

**刘索拉：**就是你一开开，就是我记得，就是特别像那种，在一个阁楼上，然后住的那种小斜的那种阁楼，一打开以后全都是那个城上的那个一个个的小房顶看着，然后想太自由了，因为你什么都不是，太好了。

**窦文涛：**下顿饭在哪呢？

**刘索拉：**这感觉太舒服了。

**窦文涛：**唐哥呢，唐哥呢。

**冯唐：**其实我是这样，我是到了四十出头的时候才，其实我二十岁MBA在国外读的，然后去那个麦肯锡那公司就干了十年，差不多那时候老是到外边转，可是你每回都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地方，吃的也不像，然后人也不像。

忽然有一天就觉得好像这个陌生感消除了，我不太紧张了，我基本觉得在街上看到人也跟我，在这个北京南城见到的人也差不多了，这个七情六欲，什么乱七八糟，都也贪嗔痴也都类似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奇怪的突破，就像有时候你读历史书，我这儿读好多历史书，你忽然有一天觉得他这些小心眼，大心眼，跟现在这些人也没啥区别，就古今不二了，那么着。

我现在比如说让我写美国的故事，或者写一个这个宋朝的故事，可能差别不大了，我觉得这可能你一定要，反反复复看，我觉得这个英语这个东西反而是要常觉得哪些东西你没明白，哪些东西你觉得好奇、新鲜，新鲜在哪儿，跟你有什么相同，跟你有什么不同，就整天在想这些事情，慢慢也就觉得就慢慢就通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我就是一个土鳖了，但是我也就，你刚才讲那种状态，我就兼而存在，他们就说我呀，我是什么呢，就是呆着就不想出去，出去就不想回来，就是这种，，我就是说的你说你让我，一辈子做一个宅男，没问题，我自己很少有主动的想外出的这种欲望，可是呢，另一个方面是，我不管到了哪个国家去了之后我就改机票，一般都会延期，就是我就不想走。

**冯唐：**在那块新找到女朋友

**窦文涛：**没有，就是好像贪恋那个地方，就会被这个当时当刻的那种东西给迷住，就是不想，不想离开，你就是，你出去是什么感觉啊？

**张亚东：**我去，因为我语言不好，不像比如索拉老师，你们可能语言都比较好，比如说可以跟大家聊天了，可能很快融入到那个地方。

我觉得我去所有国外都是，就是我喜欢那个陌生的感觉，就是呆着，我也不跟别人交流，基本上就是观察，因为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，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，是跟你习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我当时写那个最早写那个书的时候，叫《初见即别离》嘛，是因为我一直坐在车里面，坐在车里呢就一路走下去，我发现好多地方特别好看，但是就看一眼就，因为我想我可能以后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，就有的时候是看一眼就再见了，再也不会见了，那后来我想，我因为特别小离开家，而且确实我是居无定所，一直以来是这一种的，所以就

**窦文涛：**发型都像个漂泊者。

**张亚东：**对，就是会觉得说

**冯唐：**洗剪吹。

**张亚东：**对，就是走来走去你觉得说，好吧，你比如说习惯，比如北京是家了，因为呆二十多年，可是你觉得有一天，比如我在法国住一酒店，我走的时候我不会管它什么，我不会在那个一个月的时间去装饰什么的，因为我知道我要走，可事实上哪个家你不都得要走吗，事实上如果说，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，就像活另一个自己一样，我理解您说的那一种自由，就是我觉得是，我就像另一世一样的感觉，那我去北极，有一次我去北极，去的时候，我带了特别多乐器、电脑什么，我说一定要在北极，写出就是突破我自己的音乐，结果等到了北极，在那个船上有7天时间，我每天看着那一片白，整个7天在船上，我一颗音符都没写出来，就是那个环境让我觉得写歌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，我完全就是看着那个，就是全白的，你知道吗，没有白天没有黑夜，你看出去就是一片白，完了看那个北极熊，就是那么孤独，因为它是独居的嘛，它北极熊不是群居的。

**窦文涛：**跟你一样。

**张亚东：**对，你看它坐在那儿，船看半天要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个感觉真的，我可能更喜欢那种就是完全让自己忘记了，所有东西的感觉。

**窦文涛：**你这个都有点儿，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庄子说的那个坐忘，就是忘了，就是什么都。

你要这么说，我曾经出现过这种感觉，咱们就说这种什么天人合一，或者说什么，就是自己消失了的感觉，我又一次在肯尼亚，就是那个看动物，拉肚子你都忘不了自己了，就是看动物，周围是大草原，然后你就看着这个一些羚羊那些就是好想草长莺飞的，突然你觉得自己没了，就真的这就有一点害怕，就觉得自己身体消失了。

有那种，但是你说的这个初见即别离，解答了我刚才的这个原因了，就是为什么我到那儿就不想回来，不像你，你住伦敦住的是生活，我们是旅行，对我们来讲那真是就是初见，这说明我还是有处女情结，是吗。对，他就是说，它的最新的而且不会再有了，你走了就走了，就是有那种感觉。

**刘索拉：**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其实我呢，有时候又像你，就是说我说的好，就是坐在这儿说，我说我一辈子不动太好了，但是呢，我一旦到了飞机场，开始一个人坐在飞机场，我就开始兴奋，我有那种感觉，到现在我也有就是一个人坐到飞机场，马上就有一种兴奋感说，好，要走了。

**窦文涛：**说到底都是有一颗骚动的心。

**冯唐：**都是贱。

**刘索拉：**要贱。

**窦文涛：**干杯，到点儿，干了，到点儿。

END